

将社会效应放在首位的三菱公司

梅贻琦：你的胜利，是国中得而

京城恶少岑春煊的奋斗史

拆汪办主任载沣的拆迁三部曲

张之洞：大清的最后一声枪响

「被残疾」袁世凯，那些无声黑白的日子

袁世凯：我的理想主义

汪精卫，因为你，革命怦然心动

温生才：辛亥年的又一声枪响

不走寻常路的晚清第一劳动模范盛宣怀

黄席年：大哥中的大哥是怎样炼成的

史上年轻总督张鸣岐

孙武摇橹：你的传奇让我如此心痛

做人不能太端方的「名士」端方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熊秉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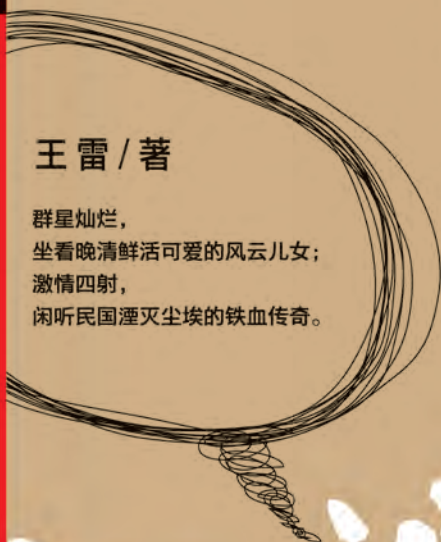
用最俗的方式成全了最无私的革命

老实人洪哥：那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湖北二哥、丫姑爷张彪

袁世凯：当文公前在黎元洪杆子

哥俩子林觉民：我一辈子都记得



王雷 / 著

群星灿烂，
坐看晚清鲜活可爱的风云儿女；
激情四射，
闲听民国湮灭尘埃的铁血传奇。

犀利说民国

晚清民国的那些事儿你真相了吗？

忧郁王子载沣 · “被残疾”袁世凯 · 大哥中的大哥黄兴
犀利教授十年磨一剑，
2012穿越百年，
讲述疯狂民国的那些人，
那些事……



无论你喜不喜欢民国，它都已化为历史的尘埃，载着沉重的沧桑，步入云烟深处。
无论你在不在乎民国，它都静静在那儿，不悲也不喜，等着你去翻阅。
如果你偏爱盛世，请到庙堂之上，朗朗诵读五彩华章。
如果你独钟乱世，请和我一道，雪夜闭门静静品味无声黑白……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女人引发的群殴

- 1999年的第一场雪\2
自从有了你\4
京城顶级俱乐部的中国式发展\9
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三菱公司\16
一号专案组\19

你的眼神，柔弱中带伤\25

京城恶少的奋斗史\34

反贪：官场最厉害的杀手锏\42

枪手是怎样炼成的\48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50

第二章 冉冉升起的忧郁王子

- 忧郁王子的童话\58
深宫里的叹息\65
为何偏偏喜欢你\69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72
拆迁三部曲\77

第三章 袁世凯，说出你的故事

大清的最后一抹祥云\81

俗招也能玩出大名堂\86

割肉专业户标兵\89

我的青春谁做主\90

有一说一，大家眼中的袁世凯\94

第四章 这些杀手不太冷

北漂一族\102

我的愤怒你买单\103

科学达人\106

因为你，革命悍然心动\108

让西瓜飞\109

这些杀手不太冷\115

第五章 疯狂的开局之年

土拨鼠的告白\120

疯狂的代价\123

吴一狗的一天\126

疯狂的石头\128

第六章

春天里

疯狂的房价\133
大山深处的恍惚哥\136
疯狂的子弹\140
疯狂的马戏\142

革命拒绝自残\148

寂寞的年度总冠军\150

教书育人的模范标兵\155

马大帅的江湖\160

果然意气是男儿\164

史上最年轻的总督\168

愁看秋雨湿黄花\173

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180

第七章

湖北的三驾马车

除了老实，我一无所有\186

老实人也有春天\190

最容易的事是做官\193

湖北第一好姑爷\197

第八章 三个男人一台戏

当文艺青年拿起枪杆\204

你的传奇让我如此心痛\209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220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222

第九章 谁的眼泪在飞

不走寻常路\230

谁的眼泪在飞\239

人生无奈不过夕阳红\241

第十章 武昌，今夜无眠

为什么是武昌\262

传奇从偶然开始\265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268

瑞激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273

洪哥，我们动手吧\277

今夜，请将我遗忘\281

后记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序

雪夜闭门读乱世

那些人，那些事，已过一百年。

一百年的光阴太久，我已等待许久，鬓丝染霜，寂寞如斯。

一百年的光阴太短，我想拥你入怀，转瞬逝去，空落惆怅。

无论你喜不喜欢民国，它都已化为历史的尘埃，载着沉重的沧桑，步入云烟深处。

无论你在不在乎民国，它都静静在那儿，不悲也不喜，等着你去翻阅。

如果你偏爱盛世，请到庙堂之上，朗朗诵读五彩华章。

如果你独钟乱世，请和我一道，雪夜闭门静静品味无声黑白。

盛世解码，你读的是心情。

乱世解码，我读的是味道。

无数个冷冷的雪夜，泡一杯清茶，让民国在融融的暖意中伴着茶香袅袅四散。关起门来，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可一个人欣赏太寂寞，我不想让无声黑白远在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了这些文字。

希望这些文字能呈现一段立体多面、精彩纷呈的往事，重述一段酣畅淋漓、直指人心的快意，再现一个别样滋味的乱世。

别是一番滋味，不仅在我心头，也希望在读这本书的每个人心头。

那么，就先从民国前夜的第一场雪开始感受吧……

第一章

一个女人引发的群殴

三菱公司执行副总裁监察御史赵启霖经过充分摸底调查，从北京到天津实地考察，对杨翠喜性贿赂事件掌握得一清二楚。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赵启霖拿起了手中的笔，弹劾奏折对准了段芝贵，对准了段芝贵上面的人。

这不是普通的弹劾，它直接引发了官场大地震，更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

1907 年的第一场雪

1907 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老龙头车站的一辆马车，正载着一段风花雪月的往事。

马车中坐着一对男女。男人叫王益孙，四十出头，神情凝重；女人叫杨翠喜，十八九岁，满脸惶恐。

“驾！”车夫高声吆喝，马车疾驰而去，很快进入租界内的一座豪宅。

不久，豪宅里传出一阵吵闹声，一位老妇人大声训斥着王益孙，看样子是他母亲。王益孙垂手而立，一声不吭，杨翠喜在旁小声啜泣。

不一会儿，两人又走出豪宅，王益孙将杨翠喜送上马车，和车夫耳语几句。

“驾！”车夫高声吆喝，马车疾驰而去。

王益孙是富甲一方的天津盐商，杨翠喜是享誉京津的头牌歌妓。当富商遇上歌妓，一幕中国式老套的家庭伦理剧似乎正在上演。

第二天，天津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启事——非常特别的爱的宣言：

各报馆的记者明鉴：我对杨翠喜倾心已久，她虽是个歌妓，但情之所钟，割爱实难。为了实现爱的承诺，早日在一起，我义无反顾地给她赎身。杨翠喜自从跟了我之后，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可是最近却谣传纷纷，说杨翠喜已献给了北京某权贵。这是污蔑，赤裸裸的污蔑。可以污蔑我，但不能污蔑一个善良柔弱的女人，更不能污蔑我们纯真的爱。这些天来，杨翠喜一直守在我的身边，我们不想感动天，也不想感动地，只想互相依偎着慢慢变老。

这则爱的宣言一下哄传整个天津卫，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人看的是刺激：歌妓、富商、私奔、爱的宣言、权贵，个个博眼球。

有人看的是感动：那年头，一个男人放下身段娶卑贱的戏子，还敢于公开大声说出自己的爱。一百年前中国版的《茶花女》正在上演。

有一个人，也在密切关注着这场男欢女爱的私奔。

他看的不是刺激。他是个冷漠的男人，从来不会刺激自己。

他看的也不是感动。他是个铁血的男人，心底从来不会开出柔情的花朵。

这个男人衣着朴素，中等壮实的身材；大中华脸，蓄着两撮大胡子，不时用手捋——其实也就那几根，只是习惯性动作。一切都是那么普通，唯一特别的是那双眼睛，眼睛不大，眼神犀利，犀利得可以刺穿你的末梢神经，破坏你的所有脑细胞。当然这眼神只对男人有杀伤力，杀死女人的眼神那叫忧郁。

他身兼十一项职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会订商律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个个都是极其重要的差事。

晚清政坛，谁有这么通天的才能和魄力将工农商学兵一包无余？

曾国藩？有点接近答案，可惜早已去世了。

李鸿章？越来越接近答案，可惜最近去世了。

袁世凯？对，就是他，他是目前活着的政坛唯一全能型大人物。

袁世凯什么时候对别人的家务事感兴趣了？

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感兴趣。

几天后，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和一位年轻人悄然来到天津。

老人叫孙家鼐，首席内阁大学士，光绪皇帝老师，状元，绝对重量级人物；年轻人更是重量级中的极品：载沣，醇亲王，现在皇帝的弟弟，未来皇帝的爸爸。

他们不是视察，也不是春游，而是来找人，同样找那个雪夜私奔的女



袁世凯：犀利的眼神可以秒杀一切，却秒杀不了那段风花雪月的故事

人——杨翠喜。

亲王、大学士、总督，这么多大佬级的人物兴师动众地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为什么？

男欢女爱、家长里短好像是道德层面的事，和官场无关。然而，战场，可以让女人走开；官场，却离不开女人的掺和。每个官员的雄起总是因为背后站着一位女人，默默奉献的女人；每个官员的倒下必定是因为背后站着太多的女人，太多索取的女人。

正是这个女人的出现最终引发了大佬们的痛和恨，激发了男人们所有的荷尔蒙。一场群殴即将开始，它始于风月，却关乎国运。^[1]

自从有了你

一年前，依然是天津老龙头车站，春暖花又开。

仪仗队整齐地排列着方队，锣鼓喧天，直隶总督袁世凯亲率满城文武欢迎一位尊贵的客人。这位客人很年轻，来头却不小，农工商部尚书（部长）、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贝子载振。他刚刚奉钦命考察东三省回来。

看来这个年轻人是个厉害角色，竟劳动袁世凯亲自接站。

其实这个年轻人一点都不厉害，厉害的是他爸爸——奕劻。

无论什么年头，爸爸都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当然前提是爸爸得有取之不竭的资源。为了用好这个资源，袁世凯隆重接风洗尘。按照官场的规矩，自然是一条龙服务，酒足饭饱后，请来了天津城色艺最佳的角儿献唱助兴。

载振就好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当官的谁不好这个？男人谁不好这个？普通男人只是心动罢了，载振这个级别的男人是既心动又行动。

说起振贝子这位爷，和女人拉拉扯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不久前，就在一次拉扯中完成了飞跃，创造了历史。

那次还是在天津，这儿一向都是达官巨贾的后院，远离了敏感的政治中心，既安全又舒适。

这位女子叫谢珊珊，天津一等一的名妓、交际花。

载振在津大宴宾朋，也没什么大事，喝喝花酒，联络联络感情，谢珊珊作陪。酒过三巡，气氛慢慢达到高潮，一时划酒猜拳、嬉谑无度。谢珊珊觉得气氛还不

[1] 杨翠喜案史料主要来源于《京报》、《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凌霄一士随笔》、《异辞录》等。



清末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每个人都带着故事上车、下车，不经意间，一段传奇或许就和你擦肩而过

够，满桌子乱窜，醉眼惺忪、珠钗乱摇。

突然，她将脸上的脂粉抹在了农工商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陈璧的脸上。陈璧，奕劻的干儿子、载振的干哥哥。

胭脂在脸上，小陈很高兴；载振不高兴了，论地位、身份，还是相貌，我哪点比他差？嚷着要往自己脸上抹。最终，在满屋的胭脂味中，大家一哄而散，胭脂的故事也哄传京津。

闹得太不像话了，御史弹劾：堂堂部级官员聚众喝花酒，还轻薄不尊，作践自己。如果你是平民，再怎么作践都没人管，关键你是国家公务人员。

女人就这样把你征服，国家就这样被你糟蹋。

一个妓女被上了给皇帝的奏折，这在大清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谢珊珊用她的胭脂轻轻地给历史抹下了一笔浓墨重彩。

虽然创造了历史，但后果并不严重。慈禧很懂得男人心，这个级别的男人在外面谁不是红旗飘又飘？看在他爸爸的面子上，下旨训斥了几句：“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话说得很艺术，艺术得离谱。所以载振为了充分领会和实践最高指示，希望再有犯错的机会可以改正。

现在时机到了，在包房里，这个角儿上场了，她是个妩媚的绝色佳人——杨翠喜。

杨翠喜绝对是个尤物，乳名二姐儿。幼年家贫，被卖给杨姓乐户，拜师学艺，取名翠喜。她16岁在哈尔滨开始卖笑生涯，身材曼妙，尤其擅长唱靡靡之音，将《拾

玉镯》、《卖胭脂》等小戏演得风情万种。沙俄在当地驻兵，经常去看戏，老毛子给唬得一愣一愣的，经常大呼“中国国粹，俄爱你”。

杨翠喜到底有何销魂之处？听听李叔同的两阕《菩萨蛮》是怎么说的：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晓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沉。

李叔同就是著名的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曾写过名句“今宵别梦寒”，今夜的寂寞让你如此寒冷，或许正是因为缺了翠喜婉转的歌喉。能将艺术大师唬得“痴魂”（魂不守舍地发呆），这水平，绝对大小通吃。

大家一致得出公允结论：“翠喜明丽，光照四座”。

杨翠喜人虽小，心却很大，总想找个好人家，最起码也要道台以上的，而且欠发达地区一般不考虑。她辗转南下来到天津大观园戏馆，这儿是达官贵人的后院，机会很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她碰到了生命中的那个他。

当戏子遇见高官，当风情万种的交际花遇见放荡不羁的情场浪子，会发生什么？

两个字：发呆。

载振首先发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翠喜，看得那个投入，那个痴迷，忘记



杨翠喜和载振：若无政治的掺和，倒也男才女貌

了公事，忘记了身边的人。他真想时间停止转动，只为他们两人而停留。

杨翠喜接着发呆，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没看过这么多的高官，连袁世凯都亲自作陪，这个翩翩青年郎一定是天潢贵胄。翠喜的眼睛一直盯着载振，她真想时间再长点，将这个男人琢磨透，更要将自己的未来盘算够。

发呆很容易看出来，都是眼睛发直。当一个男人眼睛发直的时候，他的心中只有女人；当一个官员眼睛开始发直的时候，他的心中除了女人还是女人，但绝对不是家里的黄脸婆。所以，当载振眼睛开始发直的时候，袁世凯知道，自己的事业将有质的突破；同在旁边作陪的候补道员段芝贵更知道，春暖花开的日子来了。

戏演完了，段芝贵善解人意地问：“贝子爷看他们演得怎么样？”载振依然沉浸在爱的发呆中不能自拔，答非所问：“杨翠喜甚好。”

话都挑明了，下面就是段芝贵的事儿了。

段芝贵，一个县衙杂役的儿子，从小就在各种场合跑腿，唯一的长处是善解人意。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跟在袁世凯后面混。从此，段芝贵有个铁打不动的习惯，每天天没亮就起床，不是锻炼身体，而是来到袁世凯家门口，给他请安。一天这样，一个月这样，一年这样，十来年都是这样。即使山洪暴发、台风海啸，段芝贵依然顽强地与大自然搏斗，准时准点来向袁世凯请安。

一次袁世凯开玩笑地说，听说人家儿子侍奉父亲，每天早晨都来问安，你又不是我儿子，不必如此。

话音刚落，突然看不见段芝贵了，原来他早已趴在地上，流着泪说：“父母生我，您栽培我，两相比较，您为大，我愿当您一辈子的干儿子。”说完磕头不止。

男儿膝下有黄金，总不能让他白磕头，袁世凯半推半就收下了这个只比自己小十岁的儿子。

现在段芝贵要给载振一个惊喜。他偷偷地买下了杨翠喜，价格不菲，一万二千两，终身包养。杨翠喜也是满心欢喜，终于嫁入了级别最高的豪门，还可以做次妃（侧福晋），从此息影，和舞台说 bye bye（再见）。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段芝贵骑着大马、载着翠喜、带着十万两白银的嫁妆、揣着心中的梦想上路了。

必须要是春暖花开的日子吗？是的，好日子不仅有好心情，还能带来好机遇。

女人，献给了载振；

嫁妆，送给了奕劻；

官位，留给了自己。

我不得不被段芝贵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折服，放着到手的美色不要，送去女

人还倒贴嫁妆，这样无私的男人难道不值得钦佩吗？难道不应该在仕途上再进一步吗？

这时东北官场从上到下大换血，有志于东北大开发的热血男儿们排着队等候闯关东的机会，可奕劻始终不为所动，最好的位置他早已替段芝贵留着。做人嘛，要讲诚信，特别是在缺乏诚信、拜金主义盛行的北京，自己必须做出好的表率。

东北，这是一片神奇的热土，那里有三千万热血的同胞，那里有无尽的宝藏资源，那里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那里还是龙兴之地，埋着大清国的两位老祖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

鉴于东三省的特殊性，这里一直都设将军建制，由盛京将军统一管辖东北，当然都由旗人担任。现在的盛京将军是赵尔巽，汉军旗人，著名的能吏。不过此时的龙兴之地已是面目全非，夹在沙俄和日本两大列强之间，尤其是日俄战争后，日本步步紧逼，赵尔巽这个老官僚也是疲于应付，急于脱身。他极力怂恿东三省改制，废将军，设总督，这就给了袁世凯一个好机会。

自从官制改革在中央受挫后，袁世凯就将目光投向了东北，论袁的资历才干，东三省总督是绰绰有余。不过慈禧不放人。不是不放心，而是因为天津是北京的门户，需要重臣守护。想当初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走而拳乱发生，现在袁世凯一走，指不定又会发生什么变乱。

袁世凯去不成没关系，既然已经心动了，东北这块肥肉自然不能给别人吞了。于是导演杨翠喜——载振——奕劻三部曲，轻松搞定东北。

东三省总督给了袁世凯一辈子的老朋友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第一批留美学生，袁世凯的老部下；吉林巡抚朱家宝，也是袁世凯的老部下；黑龙江巡抚则给了出了大力气的段芝贵。下面来看看他们的简单履历：

徐世昌，前军机大臣，现民政部尚书（正部级）；

唐绍仪，现邮传部侍郎（副部级）；

朱家宝，江苏按察使（副省级）；

段芝贵，候补道员（副厅级，实际正处级）。

前面三个人调任还算中规中矩，符合官场升迁基本流程。但段芝贵由候补的地区专员一跃成为省部级高官，这在论资排辈的官场极为罕见；而且东三省总督竟给了汉人，打破了清朝历史记录，不寻常，绝对是不寻常。

鉴于这两个不寻常，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寻常。不走寻常路，袁家齐上路。京城议论纷纷，试看今日之东北，究是谁家之天下？

京城顶级俱乐部的中国式发展

这个奕劻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庆亲王奕劻，首席军机大臣，晚清政坛第一大佬，当红炸子鸡，江湖上都叫他老庆。他是京城顶级俱乐部——庆记公司的执行董事长。

奕劻是天潢贵胄，正宗的“贵二代”，不过他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

天潢贵胄也是分档次的。清初立下赫赫战功的八个兄弟被封为“铁帽子王”。铁帽子，顾名思义，当然是永远不会损坏，他们的爵位是“世袭罔替”，也就是说子子孙孙都是亲王，王爷当中的极品，男人当中的精品。其余的王爷就没这么幸运了，过一代都要“降替”一级，老子是亲王，儿子只能是郡王，孙子就是贝勒了。从高到低分别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奕劻的祖父是乾隆帝的十七阿哥永璘，封为庆郡王。嘉庆（乾隆的十五阿哥）上台后，和这位弟弟感情很好，在永璘临终时送了一份大礼，封为庆亲王。

奕劻的父亲是庆亲王永璘的第六子，不能承袭王位，只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但他心比天高，认为自己非亲王莫属。正好一个郡王被革去爵位，奕劻父亲行贿宗人府冒名顶替，结果事情败露，被发配盛京。

这一年奕劻只有六岁，没有爵位，属于闲散宗室，像这样的宗室很多。清代对宗室约束极严，闲散宗室居住地不能离开京城四十里，不能在外面做官，不能经商。总之，架子不能丢，血统不能丢。

家境迅速败落，使奕劻过早地尝到了生活艰辛和世态炎凉。他开始纳闷了，同是六岁，有人都做了皇帝，而自己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奕劻幼小的心灵只有一个梦想：出人头地。

还好，他有一门特长，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特长不仅能养家糊口，关键时刻还能够改变命运。

改变奕劻命运的人和他住在一起，当然不是家人，而是邻居。

十八岁那年，邻居请他下了顿馆子，吃了平生第一次最丰盛的晚餐。邻居说话很爽快：“你，做我的枪手。”奕劻回答得更爽快：“我，就是你的枪手！”

于是奕劻每天画画、写字，再交给邻居。这位名叫照祥的邻居根本不是附庸风雅的人，这是他的课业，定期都会将书画拿到宫里交给姐姐审阅。

聪明的姐姐当然知道自己弟弟几斤几两，她暗暗赞叹：这个枪手非常拽！

从此，这个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在十字街头彷徨迷惘的待业贫困青年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给予他春天的这个女人就是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

自小经历的世态炎凉，绝对是奕劻的一笔宝贵财富，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仕途跟着也火箭似的上窜。三十四岁郡王、授御前大臣；四十六岁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五十六岁晋升为庆亲王，六十岁更是荣膺铁帽子王，“世袭罔替”。驰骋官场五十余年，堪称一代极品不倒翁。

不倒翁的秘诀是什么，很简单，摸准主子的心思而已。庚子年后，清廷实行新政，全国各地都以讲立宪为时髦，整天有人闹哄哄地哭着喊着要速开国会，仿佛国会一开，黄金万两。慈禧也连下诏旨，决心变法新政，大话说得杠杠的。奕劻却不合时宜地上了道密折，说开国会就是“权限下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最好的立宪是“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

什么是大局？主子的心思就是大局。

怎样才能顾全大局？摸准主子的心思。

主子的心思是什么？抓权。

这样的人，在官场上绝对是金枪不倒，永不泻火。仕途好，钱途当然也好，奕劻是个很懂得享受的人。

穷人发迹了，有两种生活方式：

乐善好施，因为他还没忘记自己曾经是穷人，不介意回到过去；贪婪敛财，因为他曾做过穷人，害怕再回到从前，曾经的屈辱要用更百倍疯狂的掠夺来弥补。

奕劻无疑属于后者，而且是后者中的佼佼者。他始终信奉“当官不让钱做主，不如回家做枪手”。奕劻常常和媳妇说，第一次丰盛的晚餐让他彻底吻别自己的灵魂，只在乎自己的钱袋。从此，他成了一个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追求“高级”趣味的极品男。

奕劻每年的除夕之夜都睡不着，操心啊，操心怎么应付明天如潮涌的客人。要知道，每年春节是奕劻最忙碌的日子。开门迎客，广开财路，官员的升迁基本上只是他嘴里一句话。

京城上下都把庆王府叫做庆记公司。

大家排着队，拿着红包，来到庆记公司，争着向奕劻道一声新年祝贺，许一个新年愿望。

愿望的大小绝对和红包成正比，量“财”录用是庆记公司生存发展的基本规章制度。在董事长兼总经理、财务总监奕劻的带领下，庆记公司行情一路看涨。等着排队找奕劻的人已经预约到二月二之后，行情比春运火车票还火。

人太多，难免有浑水摸鱼的。为规范公司财务制度，债权明确，责任清晰，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庆记公司特意准备福禄寿喜四本账册。福字簿：现金万元以上；禄字簿：现金五千元以上；寿字簿：三千元；喜字簿：百元以上。

到京城给庆记公司送礼流行“三节两寿”：端午、中秋、春节；王爷、王妃的寿诞。当然，你也可以在普通的日子送，可以无事找事的送，可以制造借口的送。总之，只要送进去了就好办。



送礼也有学问，不能大白天送，要赶在拂晓前。照惯例，王府人事

人红就是不一样，连报纸都给奕劻做免费广告。选自清末《盛京时报》

处处长在奕劻拂晓上早朝前，总抬着放礼物的方盘回禀：“请王爷看一看，这是某某人送来的。”奕劻头也不抬，总是不经意地说着同样的话：“费心。”如果是特别贵重的大礼（至少五十万两以上），处长会特意再加一句：“请王爷再看一看。”奕劻淡淡地扫了一眼，依然漫不经心，不过语气加重了：“如此费心！”

多少人望眼欲穿，就期待奕劻说这句话；多少人听了奕劻的这句话后手舞足蹈；多少人因没有奕劻的这句话而号啕大哭。

“记得拂晓前去排队”成为北京官场最流行的暗语。

奕劻有个超大的办公桌，上面放满了各地官员的履历和小盒子。什么官员送了多少钱，应该补什么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用红笔在小纸条上标记放在盒子里。

奕劻有个宏大的“规划”：庆记公司要进一步做大做强，二十世纪头五年要将业务扩大到每个省；设立子公司，派驻专人代表。自己不必事必躬亲，毕竟年纪摆在这儿，多养养身子骨。

公司做大了，自然有人“嫉妒”。任何时代都不乏硬骨头战士，再厉害的角儿都有人敢碰，有人敢惹。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人在战斗，它就是京城另外一家著名的公司：三菱公司。

这个三菱当然不是那个世界五百强。它是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三个御史组成的，谐称三菱（霖）公司。三个猛人三位一体，个个身手不凡，软柿子不

捏，专挑强的下手；不打死老虎，专打活老虎，专和庆记公司作对，拼命上奏折弹劾奕劻。

三菱公司全体员工个个都具有硬骨头精神，个个都是钢铁战士。长期以来，公司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以弘扬社会正义作为生存之本。

虽然这些年三菱公司业务量猛增，不过要想扳倒有组织、有规模、有后台的庆记公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三菱公司一直在准备着，首席执行官江春霖等领导班子组织精干力量，精心谋划，重拳出击，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江春霖连上七道奏章，从奕劻的家务事入手。

不要小看家务事，细节决定成败，小事情往往做足大文章。

奕劻有个爱好，喜欢做别人的爷爷、爸爸；喜欢别人做儿子、做孙子。有些人年龄比他还大，但没关系，年龄不是问题，感情才是关键。当然，女儿、孙女也不排斥。

二陈是干儿子中的佼佼者。大陈，陈夔龙；小陈、陈璧。

陈夔龙，一个普通的京官，默默无闻地磨蹭着漫长而寂寞的仕途，直到有一天，一切都变了。

陈夔龙的夫人和奕劻的夫人攀上了关系，打得火热，好得不得了。一天奕劻也过来了，陈夫人双膝一跪：“干爹、干娘。”这事就定了，总不能让人白跪。

第二天，陈夔龙过来了，也是双膝一跪，称呼更简练：“爹，娘！”

从此，奕劻夫妇晚景不再孤单。冷了，女儿女婿会送上貂皮；热了，女儿女婿会送上好的哈密瓜。大节、小节、生日、什么也不是的日子，衣服、古玩、食物，源源不断地送到庆王府。

奕劻有点过意不去，家里人，你太费心了。陈夔龙诚恳地说，正是因为家里人，我们才这样做。爹，求求你，以后不要管这些小事情。

奕劻其实也是个很有心的人，寻思着适当的时机回报这对孝顺的子女。

不久，陈夔龙最宠爱的女儿去世了。抓住这个机会，奕劻准备了全副冥器，纸房子、车马、古玩、家具、冥票，浩浩荡荡送过来。更绝的是，奕劻知道干孙女还未婚配，特意叫能工巧匠扎了个翩翩美男子，好让干孙女在另一个世界有个伴。

陈氏夫妇那叫一个感动，拉着奕劻的衣袖硬是不让走，哭天喊地，大家眼泪鼻涕一大把。

从此，陈夔龙的仕途不再寂寞，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所以陈夔龙极爱自己的夫人，从不纳妾，从不出席任何有异性参加的派对。

小陈，陈璧，也是一个普通的小京官。他有一个梦想，爬得更高，飞得更远。